

150
20
25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二 號	四 九 架	三 五 函	正 史 類
漢 書 門				

井上重實訓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紀

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二

明

神宗皇帝

壬寅萬歷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帝瘳寢前詔

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

神宗信用閹人礦稅之擾
蔓延海內雖盈廷籲請若

閩聞知會擄疾而召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機沈一貫既承此旨正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音而甦民困何乃濡遲觀望翌日尚未奉行致神宗得以追寢成命真全不以國事為心者中涓唾謂會若輩之不如顧既不能力持于始其後復借星變為由屢請罷撤陰為阿順取容而陽以讓營式譽亮之欲蓋彌彰耳

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癸卯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寢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急命戶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言禮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朔且宜救日詰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名英煥顯榕次子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

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言華奎乃恭王妃兄

族人王如綽王如玉子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

楚宗事曖昧難明當時之號為正人者大抵皆右假王之說究亦未有確憑而其難端則始于汪若泉之告訐若泉為恭王密戚所

言或果有見聞或妄生觀
覲皆不可知彼時若即窮
究根源庶可辨其真偽及
事隔數十年華越復以挾
嫌訐訟尤不可不明勘虛
實以破疑竇而息羣言乃
沈一貫獨執宜訪不宜勘
之言委之撫按仍歸顛預
了事適足昭疑謗之口于
是閣臣禮臣互相袒護攻
擊紛如日以報復相尋轉
置楚宗曲直于不問朝局
之壞蓋至是時而極矣

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華璧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
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
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
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
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
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聽華奎懼奉百
金為正域壽且屬母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
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
王說甚堅延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三
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
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

其要以上一貫遂嗾御史康丕揚

濟南陵縣人

等劾禮部壅

闕羣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

遺事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

訐妻証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

明年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
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
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于是逮捕諸宗
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臯

富順人

遂希

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

無錫人

又言正域父懋

嘗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

言恭王卒于隆

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
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許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
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
達字德充涇陽人言潘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
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許以聞皆無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字叔簡寧陵人嘗撰閩範圖說太監陳矩
安肅人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
或撰閩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其文託朱東吉為問
答東吉者東朝也其
名憂危以呂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
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為奪嫡地

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嘗糾坤全椒知縣

樊王衡字以齊黃岡人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于帝帝重

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竝議復出朱賡于寓門外

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

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

其用朱賡為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

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

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初鯉將入閣一貫以
士心夙附鯉深忌之

欲諷鯉辭召命乃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
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

勸一貫同心一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直指為正
貫并憾三才

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村在順天府武
清縣東南捕僕

隸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噉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戚里。生光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皇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正域博通載籍。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

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十年卒。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諡文端。

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勅存問。及是卒。贈少

保。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政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李獻可之謫。家屏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懇請得歸。

甲辰 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濬泇河成。泇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滕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泇河。

泇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

立首議開濬。事具前。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

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鑿韓莊。在嶧縣微山湖

東。今以引湖水。微山湖有閘。劉東星又開良城。在邳州北。漢置良成縣。晉

是時陳言厯雜幾不惜指斥詆諆神宗一切漠然置之既不期納牖之明並不見櫻鱗之怒沈鯉等乃欲藉素服冒雨覬得一為動

然不省其因循莫振誠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猶欲自口舌力爭如石投水庸有冀乎

改良城侯莊在韓莊東今唐省為侯僊開以試行運時漕舟行加河者十之三工皆中輟東星卒官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在邳州東蒙沂諸山之水所匯入泇口在邳北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吕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獲鹿人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為漕道永利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一貫朱賡各為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急事啓視果為心動戶部尚書趙世

卿字象賢亦上疏力請言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人之財欲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權三家之市揀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鷄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魚休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為怨謹諫屢聞是為民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細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緩而贖緩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為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官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權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之于心必有不安者今天譴頻仍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

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也。帝優答之。然不為罷。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叠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温純罷。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為

温純清白自持奉職固稱無忝即其為沈郭辨明誣枉亦人心公道所存至於楚宗倡亂敢於持兵入署擊殺封疆大臣實與叛逆無異逮治俾正厥辜實不為枉乃純轉力明其無反狀未免縱惡失刑其後孫慎行復襲前說請釋諸宗當時亦縱其肆其議總由諸人深嫉一貫凡所措置必欲一切力矯之是皆明黨偏見固結於中竟不以朝廷事理曲直為念耳

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無反狀。積忤

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字宜遷

主之。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海鹽人。錢夢臯等。皆在謫中。

一貫怒。言于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

道官。純力求去。夢臯等遂連章訂純楚事。誣以納賄。給

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臯。兆斗朋比為奸。請聽純歸。

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臯兆斗亦罷歸。一貫請

留察疏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一百年

來計典疏無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迫眾議始下。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濬朱旺口。在陽山縣西。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時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即熹宗。

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王氏。順天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五

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二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尸工。一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丙午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

雲南孟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榮

領稅使妄奏井多睛綠珍珠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賜之專勅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執詞以奉稅使令殺宣撫

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緬人追既而榮又請麗江土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

知府本越析詔地明設土府今改流官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

與祖中江人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關名在府西北以

絕西域守鐵橋亦在府西北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

人心不報榮由是怙寵益橫夷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

稅廠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

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于是

世勳等率寃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

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

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止誅首寃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

東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于是前屯衛軍盡

甲而嘩誓食淮肉未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舍吳守政自剄死淮懼內奔閣臣朱賡言未踰月而遼境

四亂皆淮所致饑軍合叛衆臣不知遼事之終矣不報

夏六月畿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交章詆一貫奸貪

一貫憤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

數與沈鯉忤懼去後鯉為已憂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

鯉會鯉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仕而一貫獨得温旨焉一貫

當國技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畧同而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歸後言者追劾之不

止。及卒。贈太傅。諡文恭。鯉在政府。秉政不阿。以壓于一貫志不盡行。罷相。命下。舉朝駭愕。及抵家。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卒贈太師。諡文端。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重慶人。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

棄之。盡徙居民于內地。居民懸懸家室。或不從。則以大

軍驅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陳州人。力言棄地非

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

遼左藩籬盡撤。

丁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舊作銀定。及成。今改。後仿此。犯涼州。

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

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注見前。總兵官

達雲與副將柴國柱西寧人。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

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擒其長沙喇舊作沙。今改。餘敗走。

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

官秉忠榆林人。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進卿。福興人。俱為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

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

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

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闕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錫爵卒于家。贈太保。諡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諡文定。

慎行明習典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

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

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在詞館中。以慎行及馮琦。

文學為一時冠。馮琦字用韜。臨朐人。

十二月蠻陷武定。元羅葵部。後改武定路。明置武定軍民府。今為府。屬雲南。

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詔設土

知府。即以勝署府事。至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通劉瑾。

得襲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屢叛。土舍鳳朝文與尋甸土舍

安銓。合兵為亂。官軍討誅之。未幾。鳳繼祖復叛。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劫掠州縣。屢敗

官軍。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尋甸。今為州。屬

曲靖府。東川。注見前。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歷以思

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土職盡絕。

至是鳳阿克繼祖之孫與賊黨鄭舉等。阿克徙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

舉稱首。標得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

厭。乃誘阿陰結會川。注見前。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連

破元謀。元縣。今屬武定府。羅次。元州。後改縣。今屬雲南府。諸城。索府印。會知

府携印會城。不能得。乃刦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

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

克為知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絕域已而位

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栢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

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

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

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

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內地則

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

級閣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

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

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掎克士

馬為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

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滅

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啟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

目揚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冲為亂攻破嵩明注見

前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

懋相急調霑益注見前等處士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

撫官分五路兵進勦鄭舉等方西破祿豐元縣今屬雲南府知

縣蘇夢陽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奔東

川官軍追及之士司祿哲縛阿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

俊臣亦擊敗海冲副使羅希益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

及元謀羅次高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

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賡卒諡文懿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姚文蔚

錢塘人以故蒙詬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賡年已七十有

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請

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之而終不能行至是卒于官贈

太保

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顏長安之子賚雲丹舊作賴暈反狡黠為邊患與其從父

莽吉爾舊作麟金今並改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

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

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

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

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

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己酉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圖陷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

先是朶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字來清崑山人

受總督王象乾字子廓濟南新城人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薊寇。

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

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

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聘尚仁支解之殺掠幾

盡復深入小凌河。注見前。二十二里官軍禦之大敗時杜

松駐大凌河。在錦縣東源出喀刺沁威蘇圖山下流至鮎魚塘入海。不敢救遼人

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恚甚言撫

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

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鎧仗。

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鹽

人。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舉寧州人貪婪不法元翰亦疏詆

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

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

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元翰奸賊

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筐篋昇置國門縱吏士

簡括勸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其官。
庚戌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日庠臨川人疏言正

神宗怠政偷安已漸成痿痺結習至百司章疏盡束之高閣度置不觀遂致羣口紛呶肆無忌憚留中一節實為稅政之尤葉向高不力請隨事批答以期戒曠廢而勵精勤儉欲為言路評其曲直已非正本清源之見乃非此不能行使權黨者益相持不已甚且以飛章一劾即遣人固守其家迫之使去目中全無國意朝廷亦若罔聞知尙成何世宙耶

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歷二十年來。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強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已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為哉。願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

字兆震。侯官人。

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

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綿萬世。疏入不

報。

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凌折稅監得民心。

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吏。獨

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嘗密令死囚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歛人程守訓。以貨官中書。為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已累。亦收獲守訓違禁珍寶。聞于朝。論死。遠近大快。屢

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

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眾。工部郎中邵

輔忠

定海人。

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

東莞人。

喬應甲

人。給事中王紹徽

咸寧人。

等十餘人繼之。胡忻

人。

字自梁。安邑人。

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

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

三才與憲成深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治名。其心豈誠。頃折東林者。特深窺一時清流。惡習因借。疏素小廉。交歡講祿。以圖內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玷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竿牘公行。况如李三才。久以幹略推用。封疆未始不。欲藉其聲勢。資為攀援。此真當日彼此託契之由。非

膚論所能推見至隱者不
之弊深禍亟焦爛為期蓋
緣七氣日乖則人心日替
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
所趨即諸黨人亦難自主
可勝歎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三百二十一
相結嘗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
意見一觸當途遂永棄不收要之于陛下無忤今乃假
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
罪莫大此意為憲成發也三才用財如流水嘗宴憲成
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昨
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
御史吳亮武進人素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
是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
引歸帝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
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
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為園
圍且言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
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
請諸臣會勘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
坐事下獄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
顧憲成講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
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東身厲名行何負
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
此名即力阻其進用朝上而夕下者推史繼偕諸人耳
人才邪正實國祚所關疏入眾益恨之亮嗣既往勘久

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
之罷攻之者邵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等後皆附魏忠賢
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
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劉光復青陽人于
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寧晉人李徵儀廣德州人
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安希范字小范
無錫人史繼偕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字嘉賓宣城人等降黜有差

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

預時政謂之宜崑黨皆以賓尹天竣所居縣目之也而

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
發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

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齊則元詩教萊蕪人周永春金鄉人韓浚淄川人

張延登鄒平人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高邑人輩附之楚則

官應震黃岡人吳亮嗣田生金麻城人為之魁而蜀人田一

宜崑齊楚結黨紛紜日以
抨擊異同為事甚至京察
鉅典亦任若輩競起把持
而言路一攻廷臣即聞而
引去自昔門戶之患未有
甚于是時者總由神宗耽
習宴安章奏悉置之不問
遂使黨勢公熾國脉浸傷
明祚之旋即傾覆其故雖
非一端而人心世俗之壞

實嘗沈銅所由也

湯賓尹越房搜卷按取私人致十七人尤而效之彼此抵換毫無忌憚料場之弊已極王圖身為主司甘心為賓尹所用吳道南職任知舉見聞既確輒復自

寢彈章皆顯戮之不容稍稽者乃以門戶依違罪名莫正僅藉一時察典薄罰去官厥後賓尹居鄉肆橫強奪士妻更恃熊廷弼為之袒護雖有荆養喬殺人媚人之劫亦不過調停了事朝綱尚可問耶

甲。忠州人。徐紹吉。保寧人。輩附之。浙則姚宗文。慈谿人。劉廷元。

平湖人。為之魁。而商周祚。會稽人。毛一鷺。遂安人。過庭訓。平湖人。

等附之。與賓尹天壤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

事。創大東小東之說。目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稍異議。輒羣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于其位。天下號為當。

關虎豹。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

尚書孫丕揚。令發單杏是非。將陰為鈎黨計。侍郎王圖

字則之。耀州人。急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先典庚戌會試

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字求仲。歸安人。

為第一。敬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闈卷。凡十八人。彊圖錄敬

為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欲劾之。未果。至是賓

尹已為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

考。賓尹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

御史金明時。德清人。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按

鄭繼芳偽書抵紹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

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

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為意。明時廉得之。明

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晉江人。等。時候命未下。乃先上疏。

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

閔然。及注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廣西宣化人。副都御史許

宏綱。東陽人。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清源人。都給事中曹于

汴。御史湯兆京。字伯閔。宜興人。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倡言

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

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于是主事秦聚奎漢陽人力攻不

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狀劾

罷之而賓尹天峻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

治則餘姚人宋一韓姚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會稽人主

事鄭振先武進人張嘉言湘潭人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

徽及其同官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

諸失意者相繼攻丕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

丕揚亦拜疏歸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

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閣臣有所徇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權稅以甦民命

不省

秋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
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
世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為廷臣
所惡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
乘柴車去

庶間留一二以撓部權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于是年
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丁巳京察
後事具

子壬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字文光掖人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

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

廷幾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既擬

奪爵錮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

雲翰論之廷機希言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

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

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

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

沈一貫密相比故交章逐之輔臣以下齟受辱屏棄積

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歸四十年卒贈少保諡文節。

癸丑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祁陽人請加派銀

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徹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忠

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舊作素囊台吉及烏魯台

吉舊作五路台吉今並改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

始婚于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

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

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烏魯台

大總督涂宗睿言各與陞賞如例涂宗

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字純玉涇南人罷。

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方

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孫居

相給事中孫振基字自岡潼關衛人再發湯賓尹科場事賓尹

察襦官韓敬亦稱疾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下分校

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顏有私居相并賓尹事發之旨下

部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待

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謫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

者庇之上疏論劾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敬不謹落

職于是黨人元詩教等交章論列并劾正春紛呶不已

○鄒之麟而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臨晉人與提學御史

熊廷弼復以賓尹鄉人事相訐賓尹家居嘗謀奪生員

投池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遂告于官為建祠以愧

賓尹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宜祥朋姦事廷弼素交

史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議論方囂。各有所左右。而帝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元詩教鄉人也。惟詩教言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南昌魏雲中。武鄉人。與時熙俱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人。加攻賔尹。廷弼者。失職求去。疏十餘上。始予告歸。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

字仲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

吳道南。並為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至。故

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蒞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為言。帝令先蒞任。道南始視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于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故諸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

御史李若星。

字紫垣。息縣人。

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

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

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

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煥乃出。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

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

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

字孟門。吉水人。周起元。字仲

先海澄人。孫居相。及郎中賀煊。丹陽人。復交章劾煊擅權。帝為奪諸臣俸。貶煊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門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甲寅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字伯孝。下陽人。為吏部尚書。

繼之年八十餘。耄而憤。一聽楚黨意指。文選郎王大智。

玉田人。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胡來朝。贊皇人。定制。科道外

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不令與

聞。都給事中李瑾。襄陵人。抗章力爭。御史周起元等亦引

故事奏言。瑾爭之尤彊。來朝不能難。乃嗾其黨羣起攻

之。瑾疏三上。來朝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乃言年例協贊

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祖。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帝

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異已。遂出之。繼之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諡孝定。

太后性嚴明。萬歷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隣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為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裂地以王諸子。明祖弊政本不足法。至神宗溺愛福

王及出就藩封管邸後踰常制而具膏腴鹽筴傾國用以斥治行裝適足啟其驕奢貪悻之漸迨後羣盜生心卒以象齒自焚不可謂非貽謀之不善至于之藩定期慶易不過神宗愛憐少子福王依戀庭闈而廷臣輒疑其逗遛意在奪儲麥章敦促已為過當乃奸人亦從而效尤敢據謬悠之說以逞其箝鼓甚且入皇城放礮實為法所難寬而刑臣不敢加誅閣臣請以靜處姑息養奸恬不為怪當時法令之弛尚可問乎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葉向高因言莊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今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最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又言皇考時各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曰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曾錦衣百戶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王曰乾許奏鄭貴妃內侍姜嚴山與奸人孔學及妖人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日乾京師奸人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許告刑官讞未竟日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將擬以

死罪日乾遂許學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等謀變欲以害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日乾疏不宜發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勅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以廷臣言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減去二萬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過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為叛乃

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年二十三未婚福府莊

田取盈二萬將之國貴妃韓敬科場議久不定慎行特復請留王慎行並力言之

擬黜敬黨人祖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時各分考

慎行乃集廷臣議卒坐敬關節而為十七人昭雪黨人益大恨會疏上留中于

是過廷訓示詩教等相繼攻之慎行遂連疏引歸時敬

事先後與敬為難者非出外即引去而敬以黨人護持久之僅謫行人司副凡七年而事始竟

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盡帝心重之而其

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必亂必危之道蓋有

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

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存

出之豐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

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

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

帝不能用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

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

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

絕帷幄不得聞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

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

此法也帝嘗臥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

後堅臥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及主癸丑

會試章奏皆送闈中尤為異事累疏引退輒優旨慰留

至是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妄男子闖入禁門自有應坐之律風癩與否本無事深求自益廷議論紛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珥坤擅寵好名者輒欲以安儲自任遂爾遇事生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宮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徒持挺公肆逆圖况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蓄意三年僅成孟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舉國若狂妄生荆棘必待至尊臨斬斷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問至以

乙卯四十三年春三月丁未朔日食

夏五月畿內山東旱
男子張差持挺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挺入官門擊傷守門內侍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口中呶呶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癩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癩奏刑部郎中胡士相平湖等復訊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冤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挺入可當寬狀遂悞入東宮按

為謂停尚復成何事體且諸臣好事生非亦見建儲之無益有損其弊固無所不至耳

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案字心

邑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其詞甚悉差初不肯承已云不敢說之家麾左右出

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乃昇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也之案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癩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字疑遠武

進疏有好戚二字帝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言貴妃遣瑄建佛寺瑄置陶造壁瓦居

民多齋薪獲利者差賣田買薪往市于瑄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于瑄被責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挺欲告

御狀。于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癩二字為定案。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言。令十三司會鞫。

眾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使狀。

夢龍見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絕無風癩狀。因呼紙筆。命書所從入路。須臾圖成。具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

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與我金銀壺各

一。象我已三年。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

五。于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

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中外籍籍語多侵

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字武莪。直隸人。直攻國

泰且侵貴妃。士晉疏言。國泰若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令保成。下吏考訊。如果國泰

主謀。是大逆。非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

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

預焚。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之遠遁。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國泰罪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初

奸人王曰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

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

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

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

列左。堦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責

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

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御史劉光復跪。千班後。大

仁孝。其意固將順也。帝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

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帝令中涓縛之。著刑部重

擬罪。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

復罪。

復罪。

復罪。

復罪。

復罪。

復罪。

復罪。

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于市。掠死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于諸言者亦不遽罪也。未幾。土晉調外之案削籍。大受奪官。而夢龍獨免。光復尋亦見釋。

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是時套虜號十萬。然其眾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

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濟農。士馬雄諸部為套中之

主。先是蒙克錫里舊作猛克什里。今改。等以挾賞不獲。數沿邊寇

掠。總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屢破之。寇遂遁去。

至是濟農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濟農遂合套

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在葭州北。大栢油在神木縣西。神木

栢林在神木縣西南。中道波羅在榆林府懷遠縣東北。西道磚井在延安府定邊

縣東。寧塞在延安府靖邊縣西。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

大栢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半。官秉忠聞寇入。急遣

遊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

夏總兵杜文煥字崧武。松之姪。援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退。秉忠

被劾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丙辰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臣等謹按一代之典鴻猷炳鑠史家紀載必據實以徵文我

國家王迹肇基大東奄宅前卷中所載整旅興師既已恭述大略至于紀年系統正續綱目于周末元末書宋明二太

祖事間有參差未為允當伏思我朝龍興之始雖明統未亡而

肇基偉績臣等屢蒙

聖天子大公至正之心實超越千古謹于萬歷四十四年以後

列聖建元之初並繫月特書用表

創垂之統而歲首則仍存明之紀年庶前後體例均歸盡善而我

足昭承靡敦之盛心並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侵

大破其眾事在辛卯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誘將

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事在己亥年輝發

貝勒拜音達哩亦貳于葉赫數背盟約率兵滅之撫定

其國事在丁未年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俘釋遣歸國

申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遂大舉伐之布

占泰勢窮奔于葉赫其國遂滅事在癸丑年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

太祖復定取葉赫策遣一軍圍布揚古而我親督大兵圍錦台什破其城錦台什就執布揚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製國書先以蒙古字合國語聯綴成句創立滿洲文尋

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定旗制。初制平諸國。設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規模宏遠。帝業已成。于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正月壬申朔尊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是歲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夏秋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辛未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

于晉地。流星晝隕于清豐。唐縣今屬大名府。地震二十八。天火

九石首。晉縣今屬荆州府。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

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

食。黃河水羨溢。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

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

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韓詩外傳。

禽息。秦人。薦百里奚于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奚之賢。召禽息謝之。禽息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

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

憂五漸三無之說進。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

播部觀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

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

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入

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窮途揚
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于戈戟。
傾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

寇眾。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款。延綏遂少事。

降。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栢林。要封王補賞十事。文

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諸部落攢刀立誓獻罰

九九。部落中。罰駝馬牛羊之數。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都指揮王國

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在榆林縣東南。波羅二堡。文煥擊破

之。追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乃與濟農蒙克錫

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款。延綏遂少事。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

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

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丁巳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歉遍天下。有司請

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羣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飭戎肄武。本非獨特團操。具文所能握其機要。況時
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
有日蹙百里之勢。為樞臣
者。即以簡練將材。凡儲軍
實。即關方陳。猶懼不克。有
濟。至京營停操三年。果能
力為整飭。如古中尉衛尉
所。練亦可稍資捍禦之用。
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
壘。以應秋氣。明委諸臣不
知國家利病。習為文貌之
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

笑亦可憫矣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自入閣後。未嘗一見帝。及挺擊之變。帝召見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吳江人。子同和。以代倩獲第。事覺。同和遠戍。同和素不能文。倩同和得舉第一。鳴陽第六。事發。兩人並謫戍。湯賓尹以道南嘗欲發其科場事。遂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淄川人。相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譏。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言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為謫文炳于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日。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贈少保。諡文恪。

戊午 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助誓。凡滿漢人等。毋

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偷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

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哩。方吉納。挾取

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

守。疆土之眾。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爭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

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于我國也。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啓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隨。是非。罔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告諸貝勒大臣。以興師之故。遂趨撫順。圍其城。遣人以

書諭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

堡悉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廣寧總兵張承廕。榆林衛人。率師往援。

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廕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

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焉。時察罕胡土克圖及西部阿延

妻滿達勒。皆擁眾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前此征倭之役。楊鎬且悉天下之全力。一舉喪之。尙敢詭詞報捷。其罪既不容誅。至撫遼。仍復故官。旋以開豐劾罷。安望復有經畧之效。廷臣無識。謬稱熟諳邊情。濫邀推轂。不旋踵而措置。茫然全軍。並覆。鎬固死有餘辜。而廷評之顛倒。是非益可概見矣。

日中有黑子。

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嘗襲綽哈之衆。破之。言

官劾其開豐罷去。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

兵部尚書。往經略。

六月。復以趙煥為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下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誌。天子主

其事。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

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誌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

人異趣者。斥逐始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孫

慎行。趣福王之國。為邀功。列之。善類為空。至是繼之去

拾遺疏中。市察慎行無罪。獲免。善類為空。至是繼之去

位。元詩教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益損。與繼之並爲時議所譏。

京師地震。

秋七月。

大清兵克清河堡。

時

大兵由鴉鵲門入。固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旆以兵萬人固守。城上矢石俱下。

大兵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刃。遂克之。儲賢旆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甸。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旣失。

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尙未出關。帝賜楊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九月。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六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弊矣。

茂陵災。

冬十月。彗星見。

六綱目三編作五

見氏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四日。乃滅。

未巳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徵。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即墨人。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

日。趣鎬進兵。鎬乃于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

馬林。蔚州人。芳之子。出開原攻北。僉事潘宗顏。字士贊。保安衛人。監其

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趙夢麟。榆林人。苛之子。王宣。亦榆林人。為佐。

李如柏從鴉鶻關。方輿紀要在清河東。南關之東有喜昌口。出趨清河攻南

東南。則以劉綎出寬甸。由涼馬甸。在寬甸東北。亦曰瞭馬臺。搗後以

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別監朝鮮

兵為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關。在今京城西。與

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即古

小遼水。自邊外流入。經興京東北境。西流至奉天府承德縣南入太子河。連克三小砦。遂

乘勢趨薩爾滸。舊作撒爾湖。今改。谷口。我

大清方築界藩城。在興京西北。鐵背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

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于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

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

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上。松軍攻崖。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藩以為援。而別

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薩爾濟山上。明日六旗兵大戰。破薩爾濟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與夢麟、宣皆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明置三岔關。今廢。聞松軍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尋謫充為事官。令仍守開原。潘宗顏力

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栢。綖兩軍如栢甫抵虎攔關。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栢軍

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綖已深入三百里。至深

河。輿程記寬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五十餘里。為深河子。皆小徑深林。克三砦時

大清兵守棟鄂路。聞綖渾至。逆戰。綖猶不知。杜松軍覆。復

整衆進登阿布達哩岡遇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綖西。岡上軍自高

馳下。奮擊綖軍。趨綖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旗幟。

被其衣甲。以給綖。綖營中大亂。力戰死。綖養子劉招孫

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綖于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內。所用鑲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為劉大刀。自綖死。舉朝大

悚邊事日難為矣。本朝賜專諡忠壯。士卒脫者無幾。

時康應乾兵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

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是役也。文武將

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

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之至是夤緣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土馬

六月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廷弼前按遼趙楫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復勘具得葉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康丕楊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與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于諸邊邊將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命代鎬經略未出京我

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敗沒

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

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北關在奉天府葉赫城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

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

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

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廢歷官至右都督並在錦衣會其兄如柏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黃嘉善遂以為請帝從之如楨抵遼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時如栢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貴者悉隨之西城中為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陽及鐵嶺被圍遼兵不救城遂失

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

柴河堡名在奉天府鐵嶺鎮江縣東北以近柴河名鎮江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

等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帝從之廷弼初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勸哭而返廷弼乃躬自

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乃耀兵奉集相度形勢

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韓原善趙城人間鳴泰清苑人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

在奉天府承德縣南與遼陽州接界奉集遼縣後廢今為堡在奉天府承德縣東南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

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

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

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

郊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煥尋卒卹典不及

庚申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是時我

大清兵攻破北關降蒙古宰桑舊作宰賽今改等進攻朝鮮國王

李琿琿之子三十上疏乞援而朝議誤聽遼鎮塘報遂

謂琿陽衡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紛拏琿

疏辨言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

部請降勅慰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然勅令陪臣齎往

不遣官也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諡孝

大學士方從哲哭臨畢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從哲請

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秋七月。帝崩。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庭憂危。

時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漣。偕諸

給事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越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

疾。丙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

上知。第令官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詞。史志德。此何時。尚問故事。郎

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臨。諸官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日。帝疾甚。不召

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姑還。太子深納之。楊漣。字文樞。應山人。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王

安。雄縣人。至是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輔七。大學士方從哲

尚書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黃嘉善。張問達。黃

克纘。字紹夫。晉江人。侍郎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等于弘德殿勉諸臣

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

光宗皇帝

庚泰昌元年。是年八月以前為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申。以後為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延議。據實分

系。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赦。

以史繼偕沈漣。字銘。鎮烏城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

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漣與從哲同里相善。

給事中升詩教等。緣從哲意。以漣及繼偕名上。疏未發。

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漣于明年六月始至。繼偕于十月至。漣官翰林時。嘗

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材官

沈漣因與方從哲同里。薛繼偕。黃屏甫。入相。即潛藉中涓。濫除官職。險人伎倆。畢露。時漣遠左。用兵。敗報踵至。漣區區召募二百人。所能濟事。蓋由其平日與劉朝魏。忠實結納。已深。揣知

內操方亟是以屏居鄉里時已號召烏合多人假稱募練不惟仰承風指且以自炫經既而謀畧無聞詭隨曰甚視軍國大事如兒戲淮之罪復何足誅乎

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淮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于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淮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亦從之魏進忠肅寧人後更名忠賢義烏漢烏傷縣唐改名今屬金華府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猶未移懼

帝以福王事銜已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噉帝知選侍李

氏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為西李其最得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為客魏所間害憤鬱而卒

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

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

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

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帝生母王氏皇

后郭氏遍謁朝士泣懇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

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于朝與吏部

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官

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

方從哲

以何宗彥字君美隨州人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韓爌字象雲蒲州人朱國祚字

隆秀水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高復

入閣

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淮尚未至帝遂復有

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爌八直

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紅丸移宮與樞密並稱三
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
當時異說紛囂入主出奴
牢不可破遂爾自替疑團
樞密事早已具論之若紅
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
謀自非篤論但可灼本不
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
哲雖婉詞疑詰而藥未試
嘗竟不力為沮止藥甫進
而遽違不諱二人復何忍
偷息人間乃從哲于撰寫
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優

帝召見方從哲等于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
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并及
給事中楊漣。漣以小臣特預召。帝數目之。命封選侍為
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欲封后。帝
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
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
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
踈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出。明
日昧爽。帝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
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為閹人所格。健厲聲責之。得入。臨

賞無怪。盈廷之噴有煩言
律以許止趙盾惡名。誠無
可辭。而遽請顯正刑誅。則
太過矣。至李選侍以先朝
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
既徒。噫。羣疑即當盡息。
又何至捕風捉影。而會官
禁傳。聞致創為維經。入井
之說。猶爭論經年不休。
尤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
忠君愛國之心。而分門別
類。私意蔽銅。遂至幸災樂
禍。託為忠愛。以逞臆見。而
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迨
議論未定。而宗社已墟。口
舌之荷。殆亡徵之先見耳。

如禮。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
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給曰。第出。即返。遂
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
退之。一燝與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
頭呼萬歲。遣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請改
初三者。有請于即日。
午時者。健曰。今海宇清宴。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
含斂未畢。冠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
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
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
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
足食乎。漣為悚然。徐養量。應城人。

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

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進
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

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疏。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遂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趣擇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疏

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于是一燝韓爌邀從哲。請即日降旨。封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歲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恟懼。光斗與漣協心建議。辰極獲正朝。稱為楊左。皇長子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啟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曆。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啟。從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陰撫其過。安善為調護。貴妃無所得。及梃擊事起。

王安初為東宮伴讀。頗有調護之功。其行事亦尚不

違公是不可謂非庸庸使
後但新君初立閣臣不思
援家正匡扶轉欲倚官
為內助實非社稷防微之
道雖王安秉筆尚知謹慎
持正不致諸般浸淫但以
朝政假手中須遂使柄核
司禮未幾而奸瑄逞志大
翻朝局流毒無窮揆厥禍
原一燬亦不得辭也

安又為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及
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監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齊邊
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
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
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定典為奉聖夫人。

進忠初為帝母主才人典膳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嘗與悍少年博不勝為

所苦患而自宮遂入內廷與諸監博益窘乏久之始負緣為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

朝先與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

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並

有寵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

忠兄釗俱錦衣千戶先是進忠直東宮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委鬼

謂魏茹則析其字為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有先兆云

諭內閣暴選侍李氏罪責御史賈繼春新鄉人

選侍移宮雖迫然帝奉養甚備會官奴劉朝田詔等盜

寶選侍移宮時朝等盜內府私藏下法司案治甚急諸

閣懼搆蜚語謂選侍投繯皇八妹選侍出入井熒惑朝士

繼春信之即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導以違

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其姬女于

是左光斗首上疏述移宮事畧言皇上當還乾清則選侍自當移宮其理易明唯

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使官闈不安便于國體有損帝乃宣諭內閣備述

選侍凌虐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

諸狀方從哲封還上諭帝不允復降諭數選侍過惡言

侍前因殿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官人竊伺不令朕因
 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
 責繼春安生謗議理法安在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
 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
 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
 選侍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端字思永臨清人謂繼
 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謀乃再揭內閣至稱選侍為未亡
 人繼春揭有云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維經莫訴楊漣恐繼春說遂
 滋亦上疏具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
 蜚語何自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
 無言帝優詔褒漣而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為
 解乃止無何繼春黨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疏引歸而繼春出按江西馳疏自明上書

之故帝屢旨切責明年四月繼春遂削籍

冬十月葬定陵孝端皇后同葬

諡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明史贊曰神宗冲齡踐阼江陵秉政國勢幾于富彊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管門戶紛然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憤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决裂不可振救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畧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給事中

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專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後

以廷弼不薦已已怨及出閱邊廷弼以其書生貌之遂

積相失宗文持內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關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馳命屬吏款宗文宗文色動

明政之弊起于重內輕外將帥即有幹材而憂鬱

未幾廷弼還笑曰老掌科無恐此邊關常事耳燕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恨甚主事劉國縉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論及是贊畫軍前以故舊意望比廷弼廷弼不能如前國縉怒遂與宗文比而傾廷弼比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于是御史顧慥出陽人馮三元三河人張修德太原人給事魏應嘉興化人等先後劾廷弼破壞

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應泰歷官精敏彊毅用兵非所長廷弼在邊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敗降過多恐反不利後應泰卒以此敗方廷去遼也上疏求勸朝廷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言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米雪稍緩開然

離之者輒無所不至其入或力圖銳入則以開黨糾之其人或意存持重則以促戰困之廷弼敢言實定盡在廷弼不可破之陋習特其為人威略不無足觀而性質疎疎不能自克是以尋常睚眦細故皆關貴禍至于身名瓦裂而莫之惜亦不得謂非其所自取耳

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歛然不敢復言比收拾甫定歛然者復開然責戰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帨括語徒亂人意哉及童蒙還備陳廷弼功狀未言廷弼功在存遼勞有可紀而遼爾乞歸負君之罪實無所逃時頗以其言為當云朱童蒙萊蕪人

以孫如游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如游以帝為皇長孫時未就外傳即請開講筵報可至是遂入閣

十二月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中外皆恨李可灼而從哲擬遺旨資可灼

銀幣御史王安舜廣州後衛人首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

以自掩其罪從哲因改奪可灼俸一年已而御史鄭宗

周文水人。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旨。令司禮察

處。于是御史馮三元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郭如楚晉江人。給事

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字用韋。益都人。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

呂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等相繼言文昇可灼。罪不容誅。而從哲

反為徇庇。國法安在。給事中惠世揚清潤人。直糾從哲十

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杖擊青官。庇護奸黨。罪三。恣

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

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

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鉞貽羞。罪九。代管樞稅

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

當誅者一。選侍乃鄭氏私人。從哲受其官奴所盜美珠

欲封為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

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

可灼進刳藥。從哲擬賞資。當誅者三。從哲力求去。疏

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當神

宗之

未。從哲獨秉國成。一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閱邊。齟齬經

累。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階之。而

從哲其

罪首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二終

150
20
25

東 京 圖 書 館				
二〇冊	二五號	四九架	三五函	正史類
				漢書門

井上重實訓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紀

十四



廷推為明季弊政前已俱論之孫如游以講帷舊恩熹崇特為簡用即未必遂稱得人之慶命相出首朝廷實事當而理正乃嘗時言路輒以其不由推舉妄肆詆謀交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遂抗隕不安屢疏乞退熹崇章付之無可如何是廷臣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三

明

熹宗皇帝

辛酉天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字衡泌水人等

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忘取責之權當操之自上公然把持揆席爭構稽稽朝綱倒置至此不仁何待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

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栢皆死世功榆林衛人。城遂拔總兵陳策李秉誠

等聞警赴援。

大兵分路擊敗之策死焉秉誠等遁去。策與總兵童仲揆赴援時次渾河聞

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吉不可乃與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吳文傑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石砭都司秦邦

屏守備雷安民等皆死焉石砭四川土司今屬夔州府。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禦引

水注壕沿濠列火器具環四面。

大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

梁仲善陣亡侯開祿姜弼皆負重傷潰圍出。遂渡濠薄城應泰與銓等分隄

固守我

大清左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達旦守城官牛維曜高

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翌旦右四旗兵亦登城應泰

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當死于此公

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為河圖後

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經死。弟姚居秀從之僕

火焚銓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署北向拜闕遙辭父母

乃縊死我

大清命禮葬之。副使何廷魁懷印殺率其妾高氏金氏投

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服自經于都司署轉餉同知陳輔堯段展及都司徐國全皆

自到死何廷魁字汝謙大同人崔儒秀字敬初陝州人陳輔堯揚州人段展涇陽人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

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時沿海居民奔竄者皆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率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廣衍有險可恃文龍招集逃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文龍仁和人。

夏五月壬申朔日食。

以王化貞諸城人巡撫廣寧。

化貞前以參議分守廣寧頗得西部心及遼瀋繼失廷議推化貞為巡撫時廣寧止戍卒千餘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略不習兵事欲恃西部為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時謂其才可倚議悉從之。

立皇后張氏祥符人。

太監魏忠賢即魏進忠賜名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東光人劾之矯

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氏淫而

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

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州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

冷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窾要白

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錡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

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潁水人為兵部尚書

初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

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况復身親賤位欲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煬蔽實由自取但自古闖奴乘隙為奸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侯二世燕樂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

常閉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亦曰三叉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節古遼澤也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大營營置參將守備分守諸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合

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卽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帝卽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注見前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兵

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亟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爲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注見前移

鎮山海。化貞卽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

廣寧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化貞無功而還。化貞爲人。驍而

永芳可倚。爲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

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

大言。以罔中朝。尙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

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略名。而無

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當是時

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

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

音。已而廣寧人見河水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

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

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

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鳴促之。廷弼乃議以重兵內

護廣寧。命劉渠守鎮武。郝秉忠守閭陽。羅一貫守西平。

而已。復出關駐右屯。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閭陽城

名。在廣寧縣西南。金元時置縣于此。明廢。今爲驛。西平

亦堡名。在鎮武東。羅一貫。甘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

諡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

年。措施未展。二案構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注見前。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爲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

明以疎屬襲。外恭內陰鷲。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

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

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衢州西人。議汰其老弱。龍

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三 明熹宗皇帝

圍成都。僞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

和。浙江山陰人。將人觀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

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南昌人。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陴

固守。賊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

中為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

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砭女土官秦

良玉。忠州人。嫁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代領其眾。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

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

亦連勝。賊然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

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

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

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

巨木為機。關轉索發。飛千鈞石擊

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相持百餘日。會賊

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賊自效。燮元許之。令誘崇明

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

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眾來歸。成都圍解。以下

事俱在燮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

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燮元督良玉等奪

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即李嚴欲

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迫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

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

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

謨為尙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王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

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西部

亦不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

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

惟少卿何喬遠

字稱孝。晉江人。御史江秉謙

字兆孫。歙人。周宗建

字

侯。吳江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母受廷弼節制。廷弼

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

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

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

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今無望矣。

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

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

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布

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參將祖

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

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在廣寧縣東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

竄參政高邦佐字以道襄陽人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闕署理軍

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

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

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

參議邢慎言益都人請馳救為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

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眾一

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注見前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

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

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

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

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敗聞

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

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興人董應舉字崇相閩人何喬遠請並逮廷

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歸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嘗與崇明日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

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為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部頭目。蜂起為助。

乃分兵西破安順。注見前。霑益。元州。今屬雲南曲靖府。東下甕安。明縣。

今屬貴州。偏橋。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

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游出安順府。曰滴。滄河。下流入遵義府。為烏江。直趨貴陽。

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

覲。巡撫李標。字長孺。鄞人。方受代。已乞休。得請。聞變。與巡按御史

史永安。武定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

督民兵分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

張永芳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注見前。不得進。諸將馬一

龍。白身強。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糧盡。人

相食。先食糠。數早木。敗草皆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噉。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

周思稷。至自而死者。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

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

殺安邦俊。水西別部頭目。與邦彥同反者。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

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

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

全皆櫜。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

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

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

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

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

在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沉

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

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

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樹

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

齟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言客

氏既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

摩于與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

食遂宜諭復入給事中侯震賜上言禮有慈母猶恩不

義絕况么麼里婦何可出而復入官闈禁地內外鈞連

借叢場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燭江京李閩之奸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閣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

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淮

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賜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

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丙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聲喧震內外。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召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

從哲為弒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哲所進。夫可灼

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

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

合門。薦蒙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

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子以死愛父。猶

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乎。以為從哲縱

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恐百

口無能為天。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為之地。慎行疏上

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

主慎行疏。從哲奏自責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

事中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

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字紉

江人。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于是大

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

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

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

官。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

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

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

醫。知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從哲未能

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資可灼。及御史

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

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構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森嘗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

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

輩踵其教。徒黨益眾。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

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

字永觀。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視事。甫

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界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授。

王森以邪術倡教。廣募妖徒。蔓延數省。實為地方大害。即當嚴急窮治。以永靖根株。乃森既攝錄。有司尚令其倖逃三尺。而其子及徒黨。又皆概加寬縱。遂致遺孽復滋。敢干盜弄。潢池所至。悉遭殘破。總由政刑。義勝匪徒。無所畏懼。而妖賊橫行。蓋亦亡徵之先見耳。

其父而與守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

務並罵賊死人。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

巡撫趙彥膚施人。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

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

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

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劫掠漕艘官軍連

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

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縣副使

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

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

銳感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

津僉事來斯行蕭山人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

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

走擒之送京師磔于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

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

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

皆伏誅論平賊功趙彥加兵部尚書餘進秩

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氏子孫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

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兵累

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

東江雖踞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務廣招商賈販

易禁物無事則驚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秋七月沈淮罷

明熹宗皇帝

七

刑部尚書王紀字維理芮城人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

庇熊廷弼獄。廷弼薦遼陽佟卜年為監軍僉事張鶴鳴

行邊以下年嘗通李永芳欲因其廷弼

之罪鎖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

其誣改輕比故淮劾之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詔兩

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淮交攻俱失大臣體

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乃引去。自淮首進募兵之

內操朝議惡之歸後逾年卒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爾沁諸部所

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與薊遼

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于八里

舖在山海關外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東

莞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

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

覺華島相掎角因言在晉不足在自請督師帝許之賜

尚方劍御門臨遣以寵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

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

覺華島副將趙率教陝西人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

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衄軍聲頗振初承

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為贊畫薦監軍副使

閻鳴泰為遼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

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快去承宗

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復出關抵寧遠集將吏議所

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煥善繼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

乃定命大壽興工崇煥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往復。殺之。師竟不果出。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鳳翼。代州人。滿桂。蒙古人。勿人。中國。居宜府。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即莊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

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

院于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

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

都門非講學之地。胡官非講學之人。鄒元標等身列大寮。自當以政務為重。顧猶循里居餘事。而于權輿近地。設館分業。自高壇坫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招聚生徒。易滋黨羽。形迹

既起之宋時四大書院。遺意入地亦迴不相侔。豈非循名而失其實。寧在羣小憾其伉直。借事生風。力為攻訐。甚至殃及先師。木主其奸邪。固不足責。然元標等不從黃尊素之言。致鼠輩得藉為口實。貽禍清流。自檢亦已踈矣。

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曹州人。郭興治。慮為元

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求去。

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

旨。謂宋室之亡。由于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

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

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于山東妖賊。元標

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

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于前矣。謂徐階。元標不能

用。及是尊素言果驗。元標從吾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

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有。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啟。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曆。署曰歷局。徐光啟字

子先。上海人。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崑山人朱延禧聊城人朱國楨字文寧烏程人魏廣微南樂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字子寬潼關衛人皆不用時魏

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詔附遂援二

人入閣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禔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

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據

澎湖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即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省治

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明縣今屬漳州

府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提督總兵官分巡道及府同知

同駐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

此字思受渭南人請于朝發兵出擊事在四年迄數月番人始揚帆去

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

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

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

樹五桅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

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柁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云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

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賫甲仗弓矢

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

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唐時以宦官十道巡撫

政豈宜仿效真宗果欲洞

悉邊事則于一切奏報虛

心體察何慮為將帥所朦

若中官出使方隅不過恣

使讒者將命者者行于
况杯人竊柄方欲借兵事
以冒賞遂成。崇宗又從而
傳之以其傳其矣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許
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紀

為禮部侍郎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是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諡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在四川敘

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今為營有守備駐此考此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謫之龍場驛也驛已注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

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為四

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

得志于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軍會長寧。注見

前連破賊砦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崗坪

在敘永廳西亦日青崗關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

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舊蘭州城。唐置州朱廢故城在今叙永廳東

尋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餘眾走水西

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

之諸將乘勝蹙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

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深箐得免時燮元以永寧既拔

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

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大定府黔

流會于陸廣河直抵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時安氏據為巢穴入居安位第位與

其母社輝走火灼。城名在黔西州北安邦彥匿織金。亦城名在黔西州西

王三善進討晉會雖連戰
權鋒聲願振然亦值其
敗鼠之餘易于秦續並非
有勝算獨操况既薄賊巢
益冀乘勝掃除以清邊警
乃三善輒因屢捷生驕淹
留日久而于邦彥等假息
游魂竟爾置之不問致賊
人得乘其退兵之隙尾躡
猖狂前功盡棄皆由輕敵
老師坐取殞歿三善節雖
可矜而答固無可諒也

北地最。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
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
東。事在明年。賊躡之。副總兵秦良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
遂為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遇賊。其愚衝三善墜
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
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人。皆死之。岳具仰。延安人。田
景猷。貴州思南人。于是賊勢復張。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于別宮。殺之。
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
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大雨。妃匍匐承
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
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

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
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
間。半月不死。斥為官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
去升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為
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
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
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
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嘆曰。見泉無
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齒南星。

魏忠賢竊弄魁柄。稔惡已盈。顧此時雖眾正不容。羣奸漸進。而刑獄之柄尚在。南司故縱。動于惡。而無由

自逞。迨其橫益甚。遂藉東廠以立威。于是緝捕之權一歸掌握。許顯純輩又以羅鉗吉綱為之鷹犬。爪牙延禍播紳。由茲益列。浸假面厥衛之命。儼然與詔旨並行。凶勢騰將及四載。清流幾靡。有子遺。熹宗童駿昏蔽。授以太阿。固不足深責。而天遣昭昭。竟不護持。善類始由明祚。將傾。故不惜假手。閹奴以厚之毒耶。

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長科道。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字德耀。瑞州新昌人。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程國祥。字若上。順天通州人。劉廷諫。元人。等亦皆民譽。眾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大肆。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蘄。松。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廠衛緝捕亦漸稀簡。詔獄至生

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邱人。掌衛事。許顯純。定興人。為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廠衛之毒。于斯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諡文毅。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二月京師地震。

宮殿動搖有聲帝遂不豫至三月始愈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旨切

責漣

忠賢肆惡日甚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魏忠賢者

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負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今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祖制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其黨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綱繆終加麟玉親亂賊而離忠義大罪三王紀為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入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

薦文震孟江秉謙侯震賜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覲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測大罪七然猶日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官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寵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日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如嬪矣大罪九猶日在如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告殞虹流電繞之祥變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護持孤危者惟王安即陛下倉猝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之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近又于河間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襲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晚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忠賢墳脈遂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

弄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
 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
 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入媚人。忠賢
 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
 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為吏科。遵旨蒞任。
 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煌煌
 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
 任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為事。投匭告密。日夜未已。勢
 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
 東廠緝訪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實主忠
 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
 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
 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
 盜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
 二。忠賢進香涿州。警驛傳呼。清塵摯道。人以為大駕出
 幸。及其歸也。改駕馴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儼然乘
 輿矣。犬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
 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
 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
 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于肘腋間
 乎。此又寸鬮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
 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

楊漣一疏。據實臚陳。足視
 奸閹之職。當其懼而求解
 于閣臣。尚不無心存顧忌。
 韓爌此時。使能脅以正言。
 諭以利害。俾早知避禍。求
 全。縱不能遠。伏刑。然或因
 而得離。關廷亦不難徐圖。
 處置。爌竟束手。無能付之。
 不應。我忠賢轉計自謀。泣
 訴。慰留。直臣遂罹慘禍。陰
 陽消長之機。爭于寸隙。而
 爌庸碌寡斷。貽毒無窮。雖
 他日以許闕去國。亦不能
 概為之解免也。

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之。稱籙。更相
 表裏。送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勅朋
 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
 且不朽。鍾羽正。字叔廉。益都人。文震孟。字文起。吳縣
 人。劉僑。魏大中。疏上。忠賢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
 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
 贊之。帝憐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
 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
 宿機洩。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
 仗復劾之。忠賢訶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闈
 數百人。衷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中書
 吳懷賢。讀漣疏。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在
 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即逮懷賢下獄。拷
 掠死。籍其家。吳
 懷賢。休寧人。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燦字闇夫南昌人

自楊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給事中則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帥眾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當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

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許譽卿松江華亭人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陳道亨

字孟起新建人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

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燦疏復至言忠賢盡竊大

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

有陛下豈可一日尙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忠

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憤思借燦立威乃矯旨

廷杖一百令羣闈先至燦即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

纒屬杖已絕而復甦羣闈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御史

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批肝瀝膽

之忠臣竟殞于磨牙礪齒之凶豎千載而下史筆書之

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卹時禁中方失火

李應昇復言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燄旋作天譴

甚明伏冀矜恤俱不報是年檢討丁乾學典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揚州

知府劉鐸憤忠賢亂政書扇贈遊僧有陰霾國是非向實歐陽暉詩也邏者得之遂逮治事白矣會鐸家人夜

醮都督張體乾誣以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食以劫毛文龍吳裕中以熊廷弼姻考功郎蘇繼歐以楊

連黨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汝以被酒誣忠賢或下獄或被杖死皆在燦後崇禎初燦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

皆贈卹丁乾學字天行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歐許州人張汝邯鄲人尙書國彥曾孫

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福清人。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二豎爭奪人

財物。鬪于塗。汝翥笞之。時萬燦甫杖死。魏忠賢矯旨命

杖汝翥如燦。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閹疑匿向高第。聚而

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

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收

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竟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

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

自再入相。輔冲主。閹人逞場竈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

列方為圓。然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

庶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為時

所咎焉。後三年卒。崇貞初贈太師。謚文忠。

河決徐州。即奎山。在銅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于雲龍

決魁山。山縣東南。

山。在銅山縣南。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

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魏忠賢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官諭相背。時

咸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帝實

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薊州人。按淮揚。賊私狼籍。比還朝。攀龍循故

事考察。故事。巡按御史回道。考覈稱職。始復任。盡發其貪穢狀。南星議戍

之。詔革職聽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泣乞為

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

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

閣孽之禍。至忠賢而最烈。然非有外廷無恥之徒。為

之羽翼。縱逞鬼蜮之技。恣

豺狼之心。亦不能如此肆

行無忌。乃魏廣微以閣臣

率先詔附面目。覲然。崔呈秀因賊罪被糾。冀作逋逃。淵數遂甘為義子。醜穢求容。創千古未有之局。非但天良盡泯。真狗彘不食之餘。而一時希榮倖進者流。方且效尤躡踵。恬然不以為羞。人心敗壞至此。亦可以覘其氣運之奄奄垂盡矣。

安福人。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歷城人。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狗私當斥。先是孟冬享廟。且頌湖廣微偃蹇後至。大中抗疏劾廣微。大中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初南星里居時。名曰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鄒元標並稱三君。及召起為吏部。嘗與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勅諭。必目為元凶云。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

光斗籍

先是萬燦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馮從吾。字潛夫。婺源人。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

伴食。曠卽抗疏乞休。中旨責曠歸非于上。悻悻求去。遂聽罷。曠每事持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單羣。聞曠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魏廣微又深結忠賢。偏引邪黨。故卒齟齬而去。已而忠賢黨劾曠除名。又假他事坐賊二千。曠鬻田宅貨親故以償。而棲止于先墓。

十二月。逮內閣中書汪文言。歙人。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爲監

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

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鄒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關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離。因交

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世流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

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

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葉

向高用爲內閣中書。韓曠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

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鍼。懷寧人。居桐城。與光斗大中有隙。

大鍼與光斗同里。倚爲重。會吏科缺。都給事中。大鍼次當遷。方家居。光斗招之。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察典近

大鍼輕躁不可任。擬用大中。大鍼至。囑其同官傅櫬。臨光斗意中變。使補工科。大鍼心恨之。

人。幼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爲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

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求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

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

禍延搢紳。僑頷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

事在是年四月。方忠賢得櫬。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而獄遽

解。志不得逞。乃以劉僑不在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

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廣東順德人。知忠賢恨未

已復劾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顯純鞫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

朱國禎罷。

國禎繼韓爌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日照人。三疏劾國禎。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崇禎中卒。諡文肅。

丑五年春正月。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

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恒茂用臺人為呈秀訟。寬忠賢。即以中旨復

其官。

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誰出。舉朝大駭。

李魯生。霑化人。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呈秀

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已意點搢紳

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

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長垣人。徐大化

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為黜陟。已

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

諸名目。為點將錄。令忠賢按名黜汰。及是呈秀復進同

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

羣小無不登用。善類為之一空。呈秀不三歲。即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

焄。赫勢傾朝野。于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

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僂號五彪。他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為之魁。暮夜乞憐者。莫不緣之以進。蠅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已。及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領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田吉故城人。吳淳夫。晉江人。李夔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鞏州人。楊寰。吳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瀋營。建宮室。尋自界瀋遷于薩爾滸。遼

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為東京。至

是以瀋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為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文登人。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

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采。楊漣。左光

斗。而譽范濟世。漳源人。王志道。漳浦人。等。請改光宗實錄。中

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時魏忠

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辛酉。封

疆。熊廷弼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仇。凡異已者。

概指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未幾。楊左

封疆事被禍。而御史石三畏。追論京察事。力詆孫丕揚。

王圖等。于是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又極論三案。請以

其疏付史館。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六月。宋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獄。尋斃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考明史。漣等逮問在三月。下獄在六月。今并書以省。

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為然。乃令顯純復鞫文

楊漣等又以仇直為羣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冀漣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禍。但文

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彼呈身逆關者。實有間矣。文言尚無可罪之由。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竟題搆陷實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填尸牢狴。血髓交橫。忠魂共抱。沉寃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權殘。備至者。孰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謂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獄詞以上。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漣。光斗六人。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漣。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賊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

始悔失計。至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漣之

囊壓身鐵釘貫耳。最為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又踰月。

化中。朝瑞亦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

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

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韶訣。投繯而卒。初漣

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

六辨。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輩庸

有幸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為六君子。方漣之被逮也。士民數萬擁道

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既死。產入官。不

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一子至乞食。以養。徵賦令急。鄉

人競出贊助之。至賣菜。備亦為輸助。光斗前與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

典鹿正。倡義醖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前斃。正即善繼父。世所稱鹿太公者也。光斗

死而賊未竟。撫按嚴追。見光霽坐果死。母以哭子死。家
族盡破。大中長子學伊。以父被逮。欲隨行。大中止之。乃
微服間行。探刺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
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贖。未竟而大中斃。學伊慟哭幾
絕。扶櫬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攀
龍發。隼呈秀。賊私呈秀恨之。又繼漣疏劾。忠賢有忠賢
篋而走。險其橫逞之毒。將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等語。
忠賢益大恨。因竄名獄中。朝瑞嘗請宥廷弼。戴罪令守
山海。徐大化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讞廷弼獄。援議
能議勞例。從寬遣戍。楊維垣劾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
大章職尤多。崇禎初。漣贈兵部尚書。諡忠烈。光斗贈右
都御史。福王時。追諡忠毅。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子學
湖。旌孝行。化中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忠愍。朝瑞贈大
理卿。福王時。追諡忠毅。大章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裕
愍。

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聞中。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

衡字持國。婺源人。等。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吾懋

衡俱削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諸書院皆

毀。訥為忠賢鷹犬最効力。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

逆祠建矣。時元標已前卒。追論奪官。崇禎初贈尚書。諡忠介。慎行尋復以紅丸事遣戍。具詳後。從吾

以病卒。崇禎初復官。諡恭定。懋衡亦于崇禎初復官。

以周如磐。莆田人。丁紹軾。貴池人。黃立極。字中五。元成人。為禮部尚書

馮銓。涿州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

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

與銓謀居多。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為廷弼姻。言于忠賢而杖殺之。銓亦與廷弼有隙。家

居時。曾遣書魏良卿勸與大獄。及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大怒。于是廷弼

死。遂決。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為

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遂柄用。

如馨閔三月即罷歸。紹軾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佳景榮。字自強。長垣人。懼諸

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在今

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

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撫嚴刑。追比疏入。

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

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

俱坐賊斃獄。忠賢黨門克新汝陽人、石三畏等趣殺廷弼。

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謂廷

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清苑人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

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產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姻族

家俱破。武弁蔣應陽為廷弼稱冤立誅死。太倉人孫文

震孟並削籍。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字登之。灤州人。代為經畧。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王應坤犒

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

忠賢大憾。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遼念抗疏。帝

弗省。往在講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

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

擁重兵。清君側。公立齏粉矣。忠賢悸甚。繞御床哭。帝亦

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制

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諭兵部發三道飛騎止之。又諭

守奄孫閣老入齊。化門者。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還。事在四年。忠賢遣

人偵之。一襖被置輿中。後車惟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

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

累疏求罷。不許。會馬世龍有柳河亦曰楊柳河。在奉天

入三岔河之敗。有降人劉伯楨。自耀州來言。州城內虛。可襲

遊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違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敗沒。于是臺省交章劾

世龍。并及承宗。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

第代為經畧第素恒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

州右廣寧右衛故屯也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

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

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

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

山杏山注俱塔山堡名在錦縣西南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

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餘姚人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

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北京史記

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止宗李林字繼白朝

邑人賀煊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

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

名示天下凡黨人已罪未罪悉編各其中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商城人請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章

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為言

至是作三朝要典起乙卯至辛酉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

裁施鳳來平湖人楊景辰晉江人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

詆譏東林暴揚罪惡其論挺擊以王之案開釁骨肉誣皇祖負先帝雖碎骨不反贖論紅丸

九以孫慎行創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為罔上不道論

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擁戴之功于是遂以之案慎行漣為三案罪首時方重

明自國本之論既與朝端紛改者幾數十年實屬無裨事體而南司水火由此漸起釁端况值小人道長之時楊所修等公然肆臆妄談竟請勒為成帙開局輯修以逞其詆毀于是羣小任情曲直幾不憚黑白混淆乃當時諛徒獻媚至欲悖擬春秋豈知事後定評此書即闢黨構机追崇頑初既經焚毀而南都聚訟揚維垣等何欲重翻若

輩中傷善類之心無所不至究之是非本自了然文豈能以一書盡後世哉

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卽據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御製序文冠其首。刊布中外。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潼關衛人代爲經畧。袁崇煥巡撫遼東。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圍遂解。時督屯通判金啟傑以燃礮死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

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麒。鎮關門。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蘇松吳縣人。

巡撫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諭德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御史李應昇。周

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沉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

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卧者三

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

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

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倪文煥卽希指。劾順昌與罪人婚。削籍。昌期

前與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忠賢

嫌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

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昌期

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璫至閣曰。宗建首劾忠賢。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

目不識丁。事具前。應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疏有

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復辨。干罪萬罪。又不勝辨。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為

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惟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未又切責閣臣。謂君側不

清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投策求歡。不幾與焦

芳同。傅邪。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知應昇譏已。調旨責之。應昇復疏論曰。廣微父允貞為言官。得罪輔臣。以去

聲施至今。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切齒。而尊素

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曹欽程希指劾宗建。應昇會尊素為東林護法。皆削籍。

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

郎烏程沈演。淮之弟。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于是忠

賢益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起元先素有隙。

起元撫吳。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已。具疏誣劾。起元為姜辨

冤。而劾實不法數事。實以此斂威。而銜起元不置。乃索取實空印白疏。令李永

貞偽為實奏。誣劾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

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竄入順昌等名。矯旨並

逮之。攀龍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即楊龜山祠。為文以告。歸

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冠。自

沉于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

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

故有德于鄉。士民間其被逮。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

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于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邪。遂蠶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為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浙江。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舟而沉之。旗校泗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敢復出國門矣。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賊三

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

四月晦日。橐籥中傳出片紙。自此而絕。至五月二日。獄卒

以死報。終莫知為何日。其殮也。十指墮落。擲置兩袖中。蓋以其為漣代草故云。

順昌宗建。應昇

尊素。繼至。許顯純各坐贓數千。

宗建至一萬三千。

五日一酷掠。

順昌輒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啖血唾。顯純面

罵益厲。遂于夜中潛斃之。

時六月十七日。及領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鬚髮。

宗建為顯純酷訊。偃卧不能出聲。顯純罵曰。尚能詈魏

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

六月十八日。

尊素知獄卒

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應昇尚在。尊素隔

墻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

閏六月朔日。

明日。應昇亦死。

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俱斃。顯純酷加榜掠。竟如疏

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為破家。及九月。亦斃之。獄

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畧同。遂與高攀龍並稱為後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為逆閹時死節之最著者云。攀龍學本廉洛。操履篤實。儒既死。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順昌就逮時。諸生朱文祖。問行詣都。為納餽。湯藥。及徵職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親歸。文祖哀慟發病死。其所捕顏佩章等五人。比臨刑。語知府冠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為亂也。延頸就刃而死。後吳人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墓。昌期。應昇。至常州開讀。知府曾櫻成助之。貴應昇師吳鍾繼。詣府署。與應昇語。竟曰。謂應昇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微視。元定不異平時。何圖今日。親見此景。真一夕千古已。而忽聞署外有數千人闕聲。皆言忠臣何故被逮。櫻素有惠政。得民力為勸諭。始解散。而諸校方怖。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適賣蔗童子過之。曰。我恨極。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宗建死後。所親蔣英。代為輸贖。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貧。坐贖。不及三千。同年門舊及鄉人。飲助之。始得完。起元方撫吳。罷歸。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議者謂起元順昌之

禍已伏于此。及兩人死。吳中士民無不垂涕者。崇禎初。攀龍贈兵部尚書。諡忠憲。授其子世儒官。順昌贈太常卿。諡忠介。其子茂蘭刺血詣闕。懇免。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起元贈兵部侍郎。福王時。追諡忠惠。昌期贈詹事。福王時。追諡文貞。宗建尊素。應昇。俱贈太僕寺卿。福王時。宗建。應昇。皆追諡忠毅。尊素。追諡忠端。周茂蘭。字子佩。順昌長子。曾櫻。字仲含。蛟江人。吳鍾繼。字繼稚。武進人。蔣英。嘉善人。

夏五月王恭廠災。

王恭廠。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中霹靂聲不絕。烟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暈仆死者無算。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薊州。密雲。連震三日。及是京師。天津。宣太。山

東。河南。皆震。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建祠之請。始自潘汝楨。效者遂遍天下。且上自宗藩。下逮賈豎。無不思以

此為逢迎詔媚之端廉耻道衰盡矣甚至像如衣冕制擬九楹舉國自皇狂走盡如瘖狗而頌辭至稱以弄舜聖神美其依歸向順竟不知視忠賢為何等其居心妄悖直宜與叛逆同科而顧美謙等復敢矯傳褒登偶麗益篇推其積慮蓄謀又將何所不至乃後此按錄逆黨若輩均得倖逃顯戮何以肅刑憲而示防維縱惡之議崇禎亦不能無責矣

浙江巡撫潘汝楨桐城人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日普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杞縣人建祠薊州金像冕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巧像皆以沉香木為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疏辭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督餉尚書黃運泰永城人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

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字美度餘姚人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興國州人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黃州廣濟人以不具建祠文遵

化道耿如杞字楚林館陶人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時海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燧勳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勳等廷臣若尚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魯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洵洵若不及後忠賢敗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概入逆案李誠銘慈聖太后

姪梁世勳珩之後邵輔忠定海人李若琳大興人魯國楨臨川人

馮銓罷

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閣

其黨孫杰。霍維華。嗾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又慮王紹徽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湖廣龍陽人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羣小攜貳京師水。江北。山東。阜蝗。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晉江人。李國櫓高陽人。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鳳來素無節概。及在閣。惟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于諸事務。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書。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國櫓去釋褐。纔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援之。

九月。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顧秉謙罷。

自秉謙為首輔。凡魏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各有

所左右。同黨中。日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崇禎初。入逆案論徒。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眾謗辱之。屋室資財。焚掠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久之。寄居他縣。以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告成。先是。皇極殿成。帝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太監李永

貞。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忠賢

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已封肅寧伯。晉侯。是年春。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廠擒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諜間不獲。且為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勳。詔

封良卿為肅寧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賜鐵券。尋晉為侯。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廢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厥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票旨。言厥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內官為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笙鼓饒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厨傳優伶。蹴鞠興阜。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帝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輿過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儼同如后。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擣賚銀幣無算。或

數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政。毒滯海內。皆客氏為內主也。

丁卯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事見前魏忠賢

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既而之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晝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

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崇煥與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會

大清兵方討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二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

往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將精卒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大清所服諸將遂引還

勒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宫。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志選與葉向高同舉進士。由主事謫知縣。復以大計罷歸。數十年不得起。會向高再召。道杭州。志選與遊。謙彌月。還

朝用為南京主事。即上疏追論紅丸事。力詆孫愷家人。慎行。忠賢大喜。累擢至府丞。時年已七十餘矣。

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申論志選疏。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槽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三月。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瀾。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潛懷逆謀。不利其在內。御史張訥希指。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瑞王先之。漢中。惠王繼之。荆州。踰月後。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賢節。桂王之衡州。

費為國帝即下詔褒美。

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之寀于天啟初累遷刑部侍郎。後以要典成削籍。

下獄死。

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于不刊者。厥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慎行宜加遣戍。之寀啟初上復仇疏。中言挺擊之謀。變而為用藥之術。蓋槩不中而藥促之。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槩也。而慎行辨折紅丸。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言峻直。故羣小恨之。次骨。忠賢矯旨逮之。寀下詔獄。坐以賊八千。竟瘐死。

一時趨承諸事。幾于翻覆。亂常陸萬齡。濫廁成均。竟敢以忠賢上配孔子。彼亦居然人面。而昧良忘本。直是犬豕。不知林鈞塗抹。樹冠尚能稍扶名教。乃朱之俊。視顏師儒之席。公然奏請施行。實為斯文道喪。然當時寡廉鮮恥之徒。取悅奸媚者。忍于蔑視君上。又豈特無禮于先師哉。

慎行亦遣戍寧夏。知府曾櫻故緩之。未行而忠賢敗。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子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

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

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鈞。字實甫。同安人。鈞接筆塗抹。即夕

掛冠櫛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鈞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大

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我

大清遺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陣列營。濠內用

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填濠塹皆滿。等解寧

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

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

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濫增秩賜

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向書霍維華嘗進仙方靈

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甚。慮帝不測

有後患。欲先自貳于忠賢。會寧錦敘廕。維華請以讓崇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

煥。忠賢覺其

意。降旨頗厲。

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

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

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先是帝不豫。召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

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

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遂崩。遺詔以弟信

王嗣位。王卽夕入居宮中。羣臣于比明始至。方入臨。內

使十餘人傳呼。崔尙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

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忠賢紊亂朝常明之元氣
朕削已盡宗至是向子
喪身可謂至死不悟然當
時召見諸臣原不過為若
輩所嗾藉此以觀舉動意
向至云忠賢可計大事則
其假詞制亦甚其意顯
然獨以呈秀計時未可
行兼意信王年尚未克冀
亦如憲宗之易也。不妨隨
時取濟耳。信王嗣位
為羣小真心推其何異癡

八護

信王由檢即位。是為莊烈帝。赦。

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追謚母賢妃劉氏。海州人。籍宛平。為孝純皇后。

立皇后周氏。蘇州人。生員奎之女。奎後封嘉定伯。

追尊光宗選侍李氏。即東李。見前。為莊妃。

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放魏忠賢于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

維垣先劾。崔呈秀先以嘗帝。呈秀先丁母憂。奪情視事。不用縲纆。及是。所修請命

呈秀守制。維垣繼攻之。呈秀罷歸。于臬主事陸澄源。平湖人。錢元愨

魏闖流毒晉寧中外切齒一時上意猶未敢誰何其尤甚者乃且身身養播惡于眾和飲之熾實自古所僅見迨莊烈嗣位既已洞燭其奸庶幾一快神

人之憤若給事楊所修前此請斬三朝要典屬屬進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山難待猶觀望遂巡姊幼皇秀以嘗帝蓋明季士大夫波流之習浸淫日久其為門戶擊排者固滋客氣虛憍下此則一味詭隨因時起倒而已其真能持正嫉邪者自周宗建楊漣諸人而外固指不多屈真士林之恥也

歸安員外史躬盛。烏程人。遂交章並論忠賢。而嘉興貢生

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

二祖列宗五尅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廢

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喪

魄。急以重寶啗信邸大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

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于鳳陽。榜其罪示天下。

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

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自縊。明

年追戮其屍。言者劾呈秀為五虎之首。宜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聞之。列姬妾羅諸珍寶。

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開棺戮屍。子弟皆遣戍。

罷諸邊鎮守中官。

免天啟時逮死諸臣賊釋其家屬。
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
楷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闈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立極
不自安乞休去。

十二月以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李標字汝立高邑人來宗道蕭山人楊

景辰黃道登吳江人劉鴻訓字默成長山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
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
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
訓厲辭位非謂辨論官材
必當取信于神也後世乃
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
探枚夾著思欲得真材于

摸索暗中之間其為可笑
鄙豈待言

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氏于五更赴梓宮前出一小

胎髮痘痂及累年落齒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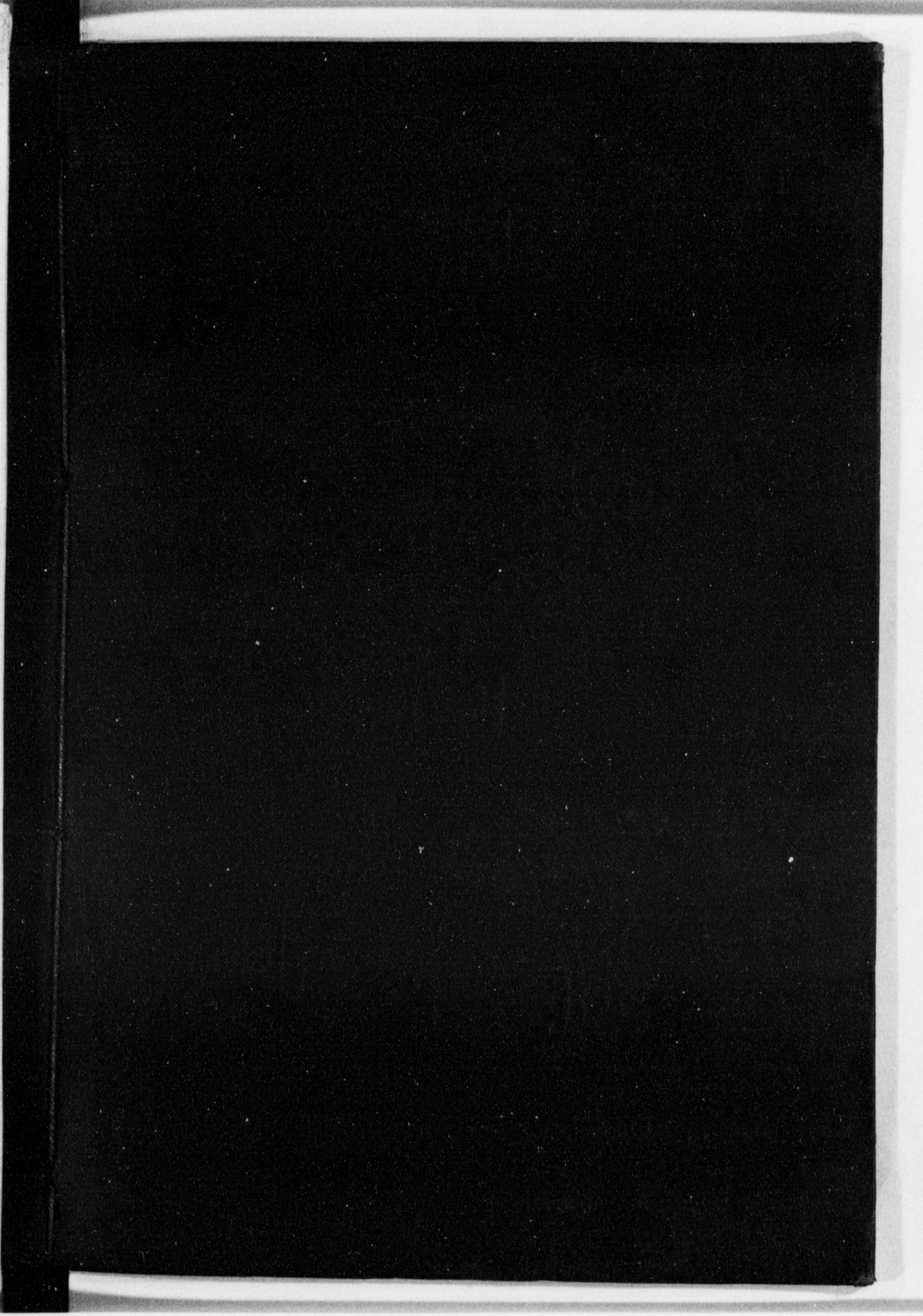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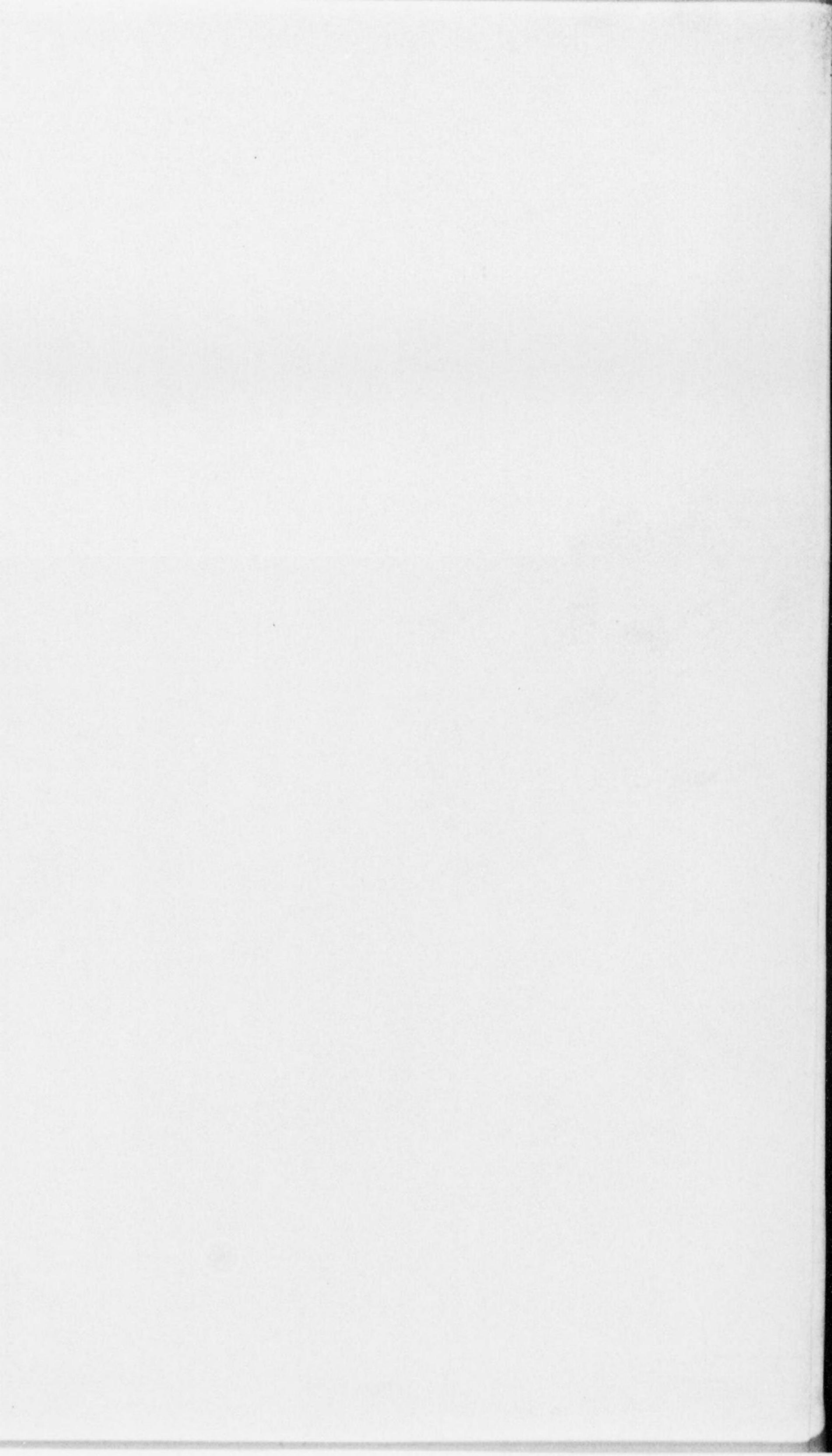
良卿國興與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

以為被毒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八人蓋將

效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悉皆殺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三終

150
10
25



150
10
25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紀
十三
十四

003040-007-1

150-25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紀

井上 重実/点

M16

ACC-0460

